

族长的没落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伊 信译



族长的没落

[哥伦比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伊 信译

Осень Пагриарха
Перевод В. Тараса и К. Шерм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а артистино»
Кишинев

族长的没落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伊 信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50

书号 10331·22 定价 1.65元

到周末时，一些兀鹰抓破了金属窗栅，从窗户和阳台飞进了总统官，拍击着翅膀，使总统官的内室里“停滞时期”的窒闷空气震荡起来了；到星期一黎明时分，城市终于从百年昏昏吨吨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城市本来是跟它那已腐朽的一切丰功伟业一同入梦的；到这时我们才敢进去，并且不再需要像有些最勇猛的人所号召的那样去猛攻腐朽了的宫墙，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用牛车的车杠去撞开大门，因为只要轻轻一碰一下，当年曾在威廉·邓毕埃^①的炮弹下巍然不动的那两扇与建筑物同享盛名的装甲大门就自己开启了，于是我们跨进了已往的时代，在这已成了废墟的、执政者的庞大的巢穴里，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儿甚至连静谧都是腐朽的，光亮也是模模糊糊的，而在这模糊的幽灵似的光亮里一切东西都显得昏暗不清；在第一所院子里，石板都鼓起来了，并在飞簾草的挤压下开裂了，我们看见逃跑了的警卫队到处扔掉的武器和装备，看见一张木板长桌，桌上还摆着一些盛有星期日晚饭（在惊慌中没来得及吃完）的残肴的盘子，盘子里的残肴已腐烂了；我们看见当时安排作办公厅的一些阴森森黑黝黝的房屋，里面有许

^①威廉·邓毕埃（William Dampier, 1652—1715）：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英国航海家。

多亮晶晶的、有毒的蘑菇和淡色的发出恶臭的花草，它们从堆积如山的未办的文件里生长出来，这些文件的历程比庸庸碌碌的生命本身延续得更为缓慢；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还看见高立着一只圣水盘，宫里的五个世代的住户都用它来受洗礼，在院子深处又看见古代总督的马厩，后来改成了马车棚，棚里在大群的谷蛾中间我们看见“大扰攘时代”的轿式马车、“大鼠疫时期”的大篷车、“彗星时期”的车辆、“循规进步时期”的出殡大板车、“第一和平世纪”梦游病人的轿式小卧车，而所有这些车辆都完整无损，漆着国旗的颜色，虽然也全都沾满了泥浆和蒙着蛛网；在其后一个院子的铁栏背后盛开着玫瑰花，花是银白色的，仿佛是给撒上了薄薄一层月光色的尘雾；在过去那时曾为这座宫院争过光的玫瑰花的荫蔽下睡着一些麻风病人；玫瑰花丛因为无人照料而到处蔓延；空气里充溢着玫瑰花香，香气里却渗进了花园深处散发出来的臭气，其中还夹杂着鸡窝和牛粪的臭味，以及大兵尿的臊味——大兵从古以来都是在殖民地的后来被改为乳品牧场的圆柱大厅的墙脚边撒尿的；我们穿过闷气的玫瑰花丛，来到摆满了丁香、重瓣翠菊和三色堇的花盆的拱形露台，这是为他的那些女人作鸡窝用的露台，根据这里堆的许多家用杂物和缝纫机的数目，可以推测出有过多少女人曾住在这临时宿舍里——不会少于一千个，每人都有着一大群早产儿；我们看见厨房里一片荒凉，看见在木盆里烂掉的内衣，看见大兵和妇女共用的厕所里拆开的水管；看见从小亚细亚连泥土带树一起装运来的硕大无朋的木桶里的巴比伦柳树——灰不溜秋的仿佛洒着细雨的柳树，而在柳树的那边，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他的宫室、他那巨大的阴森森的房屋，——窗洞上的百叶窗已经被拆除，兀鹰还在不断地从窗洞里飞出飞进；我们用不

着砸破门，它们就仿佛服从我们的声音自动地敞开了，于是我们顺着石头楼梯登上主层楼，楼梯上铺着歌剧院式的豪华地毯，地毯已被牛蹄子踩烂了，我们从第一间大厅到最后一间卧室都一一看了看，走过所有的公事房，穿过无数的接待室，到处都有悠然自得的母牛在溜达；它们啃嚼着天鹅绒窗帷，舔脏了圈手椅的缎子椅套，践踏着翻倒在破碎的家具和新鲜的牛粪堆中间的圣像和元帅们的画像；母牛在食堂和音乐厅里俨然像主子般大摇大摆，牛鸣侵袭着这些房间——到处都是母牛；我们还看见玩多米诺骨牌的破烂的牌桌和台球桌的淡绿色绒毯，它就好像是牛群吃过草的草地，也看得见扔在角落里的鼓风机，它的叶片可以摹拟任何方向的海风，使离别了自己海岸的这所邸宅里的住户不致患怀海病；我们还看见到处挂着罩了布罩的鸟笼——上星期夜间罩上的布罩，它们如今也还是原封不动地罩着；从无数的窗口可以看得见城市，这是个巨大的动物，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进入了有着历史意义的星期一，而城外直到地平线那儿绵亘着许多空荡荡的火山口，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有着像月球表面的灰土一样不平整的丘陵，这里有一个时期曾经是汹涌澎湃的大海；从不久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敢进入的、门禁森严的居住区飘来一股腐烂的气味、尸体的气味，可以听到那儿有兀鹰气喘般的呼吸，我们便向那儿走去，被可怕的气息和兀鹰飞往的方向指引着，来到了会议大厅，我们在那儿发现同样的那些母牛，但都已经死了——它们生了蛆的胴体和浑圆的里脊部分在会议厅的许多大挂镜里又被增加了许多；我们推开了通向他的办公室的神秘的侧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本人，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军装和皮靴；在左脚皮靴上有金马刺在闪闪发光。他比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更年迈，比史前任

何水里的和陆上的动物都更古老，现在正脸朝下躺着，面孔埋在手掌里，就像埋在枕头里似的——他这个隐修士般的暴君在漫长一生的整个漫漫长夜里总是采取这种姿势睡觉的！可是当我们把他翻过身来想看看他的面孔时，我们才知道认识他已是不可能的了，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脸已经被兀鹰啄烂了；而且假如我们之中没有人见过活着时的他的话，那怎么还能认得出眼前的这个是不是他呢？而且虽然他的侧面像是铸在任何钱币的两面，印在邮票上，画在泻药的商标上、疝气带上和丝绸的护身香囊上，虽然他那装在金镜框里的、胸前画着旗帜和龙的石印肖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总是在每个人的眼前，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很久以前的复制品上临摹下来的复制品，而这些复制品在“彗星年”那时就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了，那时我们的祖先是他们的祖先那里才知道他是谁和外貌怎样，而他们又是从他们的祖父们那里知道这一点的；我们从幼年起就惯于相信他是永恒的和在“权力之家”里永远健康长寿；我们知道有人在节庆日前夜看见他晚上在“权力之家”点燃起球形马灯，我们听到说，有人看见在总统的轿式马车的小窗子里他那忧郁的眼睛和他那苍白的嘴唇，有人还看到他那个像教堂里的法衣一样织有银丝的窗帘上面的小窗里伸出来的手，这手在沉思地对空荡荡的大街上祝福，我们从一个瞎子流浪汉那儿知道他生活得平平安安，这流浪汉在多年以前的一个星期天在街上被抓去过，因为他在街上为五分钱而朗诵被遗忘了的诗人鲁文·达里奥^①的诗——他被抓了去，但隔不多久就很幸运地被释放了，口袋

^①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 尼加拉瓜诗人。当年拉丁美洲现代化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作品有《蓝天》、《衰淡的散文》和《生命与希望之歌》。

里装着一枚纯金的小硬币，那是作为诗歌晚会（这晚会是只为自己举行的，）的报酬而赏给他的；流浪汉当然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个瞎子，但即使眼睛看得见，也一样不会看见将军，因为自从“黄热病时期”起就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看见他。然而我们毕竟知道他是存在的，其所以知道，是因为地球在转动，生命在继续，邮件在投递，市政厅的管乐队在星期六终止号以前在德阿尔玛斯广场落满尘土的棕榈树和凄凉的街灯下面演奏着不高明的圆舞曲，而一切新的老乐师都来接已死去的乐师的班；甚至在最近几年，从“政权之家”里听不见有人声、鸟鸣声传出来，当钉着钢甲板的大门停止开启时，我们知道宫里还有人在着，因为面向过去曾经是大海的那个方向的窗子好像轮船的舷窗一样亮着灯光，而且如果有人敢于走近，还可以听到宫墙里有什么巨兽的蹄子的橐橐声；在一月里有一天我们看见有头母牛在总统的阳台上欣赏着落日；请想一想，一头母牛居然会在祖国的第一阳台上！真是不成体统！岂不是荒唐的国家吗？！可是大家马上都发生了怀疑，母牛会出现在总统的阳台上，这可能吗？难道母牛能在楼梯上溜达，而且还是在宫里的，而且还是在铺了地毯的楼梯上溜达吗？于是发生了风言风语，以致我们终于不知道怎样想才好：我们真的是看见了这头该死的母牛在总统的阳台上呢，还是这纯粹不过是我们一天晚上在德阿尔玛斯广场上看花了眼的结果？要知道在这阳台上很久很久以前就没有人看到过什么人和什么东西了，直到这要命的星期五的黎明时分，那时第一批兀鹰离开了平时在那里打盹的贫民医院的屋簷板飞到这里来，不过飞来的不仅是这群兀鹰，还有许多群是从远方飞来的——它们一只接着一只出现，正好像某个时期的浪涛，它们从地平线那儿滚滚而来，如今那地方浪涛

没有了，代替它的是一片尘土的海洋；一群群兀鹰整天在“政权之家”上空慢悠悠地盘旋，一直等到它们那只有长长的红脖子、头戴王冠似的白羽饰的领队的鸟王发出了无声的命令，于是响起了打破玻璃的响声，闻到了尸体的臭味，兀鹰开始到处乱飞，在随便哪个窗子里飞进飞出，这种情形是只有被主人抛弃的房屋和没有活人的房屋才会发生的；星期一那天我们也大胆地闯了进去，在荒凉的殿堂里看见了过去的庄严伟大已化成了废墟，我们找到了他的躯体，他的面孔已被兀鹰啄烂了，一双象女人般的手保养得很好——右手无名指上有一只带国玺的戒指；他的整个身体布满了细小的斑疹，尤其在腋下和腹股沟上更多，那上面系着帆布的疝气带，托着一个像肿胀的牛腰子般巨大的疝气包——这是兀鹰没有触动的唯一地方。然而即使到现在我们也还不能相信他的死亡，因为有一次他已经被发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死去过——他仿佛是自然死亡的，是在睡梦中死去的，这正如很久以前一个有预见的算命婆眼望着一盆水对他预言过的那样；当时他的年龄刚刚跨进晚年，国家也还相当有生机，而他即使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自己的秘密卧室里都还感觉不到安全，虽然他统治得仿佛确信自己永远不会死，而总统宫连同它所有的庭院和附属房屋与其说像宫殿，毋宁说更像市场，在这市场上人们是没法从那些给重载的驴子卸货的大堆赤脚勤务兵中穿行的，驴子把装蔬菜和鸡的篮子拉到总统宫的走廊里；在那儿需要绕过一大群手里抱着饥饿的孩子、坐在楼梯上打盹的妇女，她们正在等待官方发善心的奇迹出现；人们还需要不断绕过他那些爱争吵的情妇从花瓶里泼出来的浑浊的水流（泼掉浑水换上清水是为了拿鲜花去替换夜间凋谢的花）；这些妇女都用湿破布擦洗地板，还唱着犯罪的情歌，一

面用拍打阳台上的地毯的笤帚打着拍子；笤帚的拍击声和歌声跟一辈子坐办公室因而把裤子都坐破了的官僚们的叫喊声混合成一片，他们互相骂街，连裹带骂地把他们写字台抽屉里的母鸡轰出来，蠢笨的母鸡在抽屉里正在非常安静地下蛋，骂声中还夹杂着从妇女和大兵合用的厕所里传来的声音，又有鸟群的聒噪和会议厅里野犬的咬架声；这儿没有人知道谁是谁，也不知道在这座有几百个敞开着的大门的宫里哪些东西放在哪里，而且在这乱七八糟的纷扰里，在这异乎寻常的混沌中，这里的政府又有谁知道在什么地方；这宫的主人不仅参加了这市场的混乱——他还是这场混乱的制造者、鼓动者和创始者，当阳光刚刚照到他卧室的窗上时——这是在公鸡第一阵啼叫以前很久，总统近卫队的号兵就开始吹起新的一天的黎明号，于是附近的孔台的各个兵营都响应着并把号声向远处传布，传到圣·赫洛尼莫基地，从那儿它又传到港口的要塞，要塞也重复了六拍的黎明号、六个信号，号声先唤醒了首都，然后唤醒了整个国家，这时宫里的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早晨的思考，他坐在手提马桶的桶圈上，两只手掌捂着耳朵，以便抑制在这时开始折磨他的头脑里的嗡鸣声，眼睛望着飘浮在动荡的、闪烁变幻的像黄玉般的海面上轮船的火光，在那光荣的时代，大海还在他的窗户下面激荡呢；接着他就出发到牛奶场去察看今天早上挤了多少牛奶，指示分配的办法，这以后有三辆总统的轿式马车把牛奶分送到城里各个兵营去，他亲自核查挤奶的数量，那是在他住进总统官那时起就安排牛奶分配了，然后他到厨房里喝上一杯黑咖啡，吃了一块卡沙贝^①，不是去

^①卡沙贝(cazabe)：木薯做的馅饼。

想新的一天的风将把他带到哪儿去，他今天又将干些什么，他好奇地倾听着女仆的谈话；他总是这样干，因为在这邸宅里他只有跟女仆才有着共同语言，跟她在一起他才感到轻松，他确实重视从女仆那儿发出来的夸奖，而且很容易摸透她的思想……

这样，他喝了咖啡，吃了一块卡沙贝，近九点钟时躺到花岗石浴缸里，这浴缸安置在他自己庭院的天井里的巴旦杏树林的树荫之下，他躺在滚烫的、满是烤热的药草的澡盆里直到十一点，这可以帮他制伏模糊的不安心理，并在当前变化无常的生活中得到安宁；当海军陆战队刚刚登陆那时，他们让他当上了总统，在那段时间里他同登陆部队的司令一同关了门在办公室里共同解决着祖国的命运，他用自己的大拇指的指印签署各种法令和规章，因为他那时完全是文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可是当人家让他跟祖国和政权单独相对时，他决定犯不着为了用一笔不苟的蟹形文字去伤脑筋，便开始稀里马虎地管理起国家来，并开始无所不在地到处巡视，还不让人有争辩的余地，表现出处于权力顶峰的那种攀登绝壁的运动员的审慎态度和他那样年龄所罕见的机灵，他永远被一大群麻风病患者、瞎子和风瘫病人包围着，他们都向他乞讨一撮盐，因为据说他手里的盐能治百病，他还被一批领有证书的政客、无耻的坏蛋和马屁精所包围，他们尊他为“地震、天国旗帜、闰年和老爷们的其他错误的总督”，而他便像在雪里行走的大象，在宫里拖着两只巨大的脚，走着走着就决定起国家大事和日常生活的事务来了，只要一声令下就草率解决，命令把一扇门卸下来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就不能拖着不执行，虽然他会马上下令把门搬回到原来的地方，而这项命令也同样立刻被执行了，他还下命令要塔楼的钟在半夜和中午只打两下而不是打十二下，为了使生活显得比

实际更长些，这道命令无条件地被执行了，没有受到丝毫怀疑。一切活动只有在午间休息时暂告岑寂而停止，他在这个时间里为避暑而躲到妇女们的阴暗的鸡棚里，他不加选择地扑向遇见的第一个女人，抓住了她，把她横倒在床上，不脱掉她的衣服，自己也不脱，也不把背后的门关上，于是整个宫里都听得见他那沉重的喘气声、他那像狗一般的尖叫声、他那急促的呼吸、脚的微微颤抖所引起的马刺频频的喀嚓声；也听得见那女人十分害怕的声音，她在这调情的时刻只想避开自己那些羸弱多病的早产儿正望着她的目光：“从这儿滚开！滚到院子里去！你们没什么好看的！孩子们不可以看这个！”于是仿佛有个安详的天使在祖国的天空飞过，声音沉寂了，一切行动止息了，整个国家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嘘！别作声！静静！将军在调情呢……”然而那些对他知道得很清楚的人甚至连国家生活的这种暂时的止息都并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在进行调情。因为大家非常明白他有分身的常例，在晚上七点钟人们看见他在玩多米诺骨牌，但在晚上整七点钟时他却又在用热气腾腾的牛粪熏会议厅里的白蛉子，在所有的窗户里的灯光熄灭以前，在他的卧室的三把锁发出轧轧声、三根门闩发出吱吱声和三条门链发出叮啷声以前，在从卧室传过来因疲劳而倒到石块地板上的身体造成的沉闷的碰击声和接着这一响声之后可以听见的做童稚梦的老年人那频促的呼吸声（它随着海上夜潮的高涨而变得越来越均匀和深沉）以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风的吼声在耳鼓里压住了蝉鸣声，宽阔的带泡沫的浪涛冲上了总督和蒲格涅罗^①的古老城市，泛滥着，通过所有的

^①蒲格涅罗(bucanero)：十七、十八世纪活动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海盗。

窗口涌进宫来，蜗牛粘在镜子上，鲨鱼在会议厅里张开了嘴，海浪升到了史前海洋的最高的标尺以上，淹没了土地、空间和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自己梦幻的月色的海洋里浮游，这个穿着战地军装和有金马刺的长统靴的孤独的溺死者漂浮着，面孔好像埋在枕头里一样地埋在手心里。

说他有分身法，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在登上二层楼时，却同时在下到一楼去，在孤独地欣赏大海远方的同时，却在调情作乐里浑身战慄，所有这些现象决不像一些马屁精所断言的那样，说是由于他那卓越体格的特殊气质造成的，但也决不像某些敌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群众的错觉造成的。其实这件事十分简单，他有个面貌相同的人，即他的最活脱儿的复本，这个人像狗一样效忠于他，准备为他赴汤蹈火，这人名叫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是无意之中被发现的，因为谁也没有特地去寻找过他。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有人向总统报告说：“我的将军，有一辆完完全全像总统的轿式马车在印第安人的村子里行驶，车里有个混帐东西冒充是您，而且冒充的不能说不成功，我的将军！人们看见在半明半暗的马车里他的忧郁的眼睛——是您的眼睛，我的将军，又看见他的苍白的嘴唇——是你的嘴唇，我的将军，又看见像您那样戴丝手套的女性的手从马车的小窗里向跪在沿街的病人抛出一撮撮盐来，在马车后面有两个穿着军官制服的骑马的人奔跑着并收集作为那似乎能治病的盐的药钱。只要想一想，我的将军，这是什么样的亵渎行为呀！”然而他并没有下令马上把这骗子手治罪，只吩咐把那人秘密地弄进宫来，头上套只布袋，以免有人会把那混蛋误认为总统，但当那混蛋被弄来以后，将军感到了奇特的屈辱，他仿佛从旁边看到了自己本人似的，屈辱是在于他跟这个混蛋处在某

种平等的地位上了。“他妈的，这个人可就是我呀”，他自言自语说，虽然在那时远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人甚至不会模仿他威风凛凛的声音，那混蛋手掌里的寿纹也显露得非常清楚，这一点最使他心神不宁，正因为这样，他才没有下令枪毙这混蛋，生怕混蛋手上的命运之纹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命运。至于想使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成为自己正式的替身这个念头是以后很晚才发生的，那时候他已确信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了。这个时候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已经十分平静地经受了六次暗算，学会了用两脚踩得沙沙响的习惯，故意用木槌敲击脚掌，把它敲成平脚底，因耳鸣和疝气而觉得苦不堪言，特别在冬季而且最通常是在早晨，学会使用金马刺，弄得仿佛要把它所有的皮带和带扣都纠缠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拖延接见的时问，似乎一边在扣着马刺，一边嘴里嘟哝道：“这些带扣真见鬼，这些佛来米铁匠，他们什么活儿都不会做！”他当时在自己父亲身边做吹玻璃工时本来是个会插科打诨的饶舌家，如今却一变而成了阴阳怪气的和沉默寡言的人，他不注意对话者大声说的话，而是盯着对方眼睛深处，想看清楚其中没有说出来的思想，在进行谈话时他所答非所问，对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用反问作回答：“那您的高见呢？”这个二流子和游手好闲的骗子手不久前还在干治残救穷的奇迹的勾当，却一下子变得劲头十足，一分钟也呆不住，总是在搅和着什么，而且戒了吝啬鬼，还同意了要像公鸡般去进攻女人，也认为应该睡在地板上，也不用脱衣服，不用枕头，并把脸埋在手掌里，他放弃个人徒担虚名的欲念，放弃了做他本人，放弃了天生注定当一个用玻璃管子吹玻璃瓶的人（这活儿他只干了不很久），而接受了一种良好的意愿，他拿世上的一切来换取掌握最高权力者的那种生活

是显然冒着危险的，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这个人在第一块基石（那儿永远不会再放上第二块基石）的奠基典礼上，在出席那由他隆重剪綵而四周都挤满了敌人的某个典礼上，在许许多多昙花一现和高不可攀的美的王后（他因为自叹命薄而不敢痛快地接触她们）的加冕典礼上，他遇到了这种危险，不是作为自己而是作为别的什么人的替身。当然不能说驱使他这样做是出于贪婪或者由于信念而否定了自己——他已无法选择，因为一个月五十比索^①工资的终身制的替身职务可以使他生活得像个国王，如果不这样干，便要被判处死刑，这还能不同意吗？然而有一天夜里，主人看见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在海滨香气馥郁的茉莉花丛里气急败坏地喘息着，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便问巴特里西奥是怎么回事，是否有人在吃饭时给他吃了毒药，或者也许是遭毒眼扫视了，这才变得魂不附体，对此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回答说：“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的将军，事情比这更糟！”到这时才弄明白，原来星期六那天他给狂欢节的王后举行加冕礼并同她跳了第一次华尔兹舞，弄得现在怎么样也找不到把对这事回忆排遣开的大门，也找不到可以避免这种回忆的道路，因为那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她是属于虽然美丽却非我们所占有那号女人中的一个，我的将军！如果您看见她就知道了！于是将军如释重负似地叹了口气说，这个家伙哟——是想娘儿们想苦了，但他能够理解——巴特里西奥是个光棍，因此他建议去抢这个美人儿，像他不止一次对待一切惹不起的女人那样，那些女人到头来都乐于跟他共同生活了。“我要把她放在你床上，”他说，“叫四个兵抓住她的手和脚不放，好让你用大汤匙吃喝并好好地品尝她。让她挣扎好了！那都不要

^①比索(peso)：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等国的本位货币名。

紧！就连最有教养的起初也总是要发脾气的，都要躲躲闪闪，但后来都会哀求说：我的将军，您别把我当做咬过的苹果一样抛弃我呀！”然而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不愿意这样做，他希望的更大——要那女人的爱情，他希望为她所爱，因为他说她是世上无双的，她懂得爱情，懂得爱情的来龙去脉，我的将军，您见了她，您也会相信这一点。于是主子为了减轻巴特里西奥的烦恼，指点他一条通向这位主子的姘妇们的闺房的幽径，作为搭救他的方法，并且准许他尽量享用她们。但有个条件，要像他本人那样——像公鸡般飞过去强攻，不脱掉人家衣服，自己也不脱衣；于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问心无愧地爬进了别人的姘头们的泥塘，相信靠了她们的帮助，他可以熄灭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渴望，然而情欲竟如此之大，渴望竟如此之高，以致他竟然忘掉了自己应该进行的爱情，而且干得不是匆匆忙忙而是津津有味、充满热情，甚至使最冷若冰霜的女人也动了情，因快活而呻吟起来，并且在黑暗里惊讶地欢笑道：“我的将军，您真是个淘气鬼，您快老了还不想罢休……”从这时起，将军自己也罢，巴特里西奥也罢，不论那一个女人也罢，没有谁能确认这个或那个婴儿是谁生的，谁是谁的孩子，谁又是谁的父亲，因为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也和他的主子一样，生下的都是早产儿。其结果是：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变成了心腹人中最重要，变成了最受宠的，而且大概也是最可怕的人物。而将军呢，因巴特里西奥而得到了大量空闲的时光，便把自己全副精力从事于武装力量，这是他登上高位以来从来没有功夫去做的。可是他抓武装力量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把它看成是他政权的基础。正好相反！他认为武装力量是他最不共戴天的天然敌人，因此他按照这种观念，竭力使军官们互

相疏远，偷偷地告诉一些人说另一些人在搞阴谋反对他们，用调动和忽而委派到这里，忽而委派到那里的办法来操纵他们的命运，使他们的阴谋搞不起来，他给兵营发子弹，十颗子弹里有九颗是空心弹，火药里属了海里的泥沙，而他自己手里掌握着一个设在宫中一处地下室里的很好的军火库，地下室的钥匙同其他秘密门上的钥匙串在一起叮咛作响，每个钥匙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才有权打开由他那形影不离的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守卫着的军火库，那人是他亲密的朋友，正规军炮兵专家，担任着国防部长、总统近卫队司令和国家安全勤务长官的职务，他是被准许在将军身边玩多米诺骨牌游戏的少数人物之一——有人在总统的轿式马车通过的某处为了准备谋害他而埋下了甘油炸药，那个赶在马车通过的几分钟前及时消除了爆炸的危险并为此而丧失了左手的，难道不是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吗？在罗德里哥·德·阿吉拉尔将军背后和在巴特里西奥·阿拉戈内斯嘴脸后面，他感到自己十分安全，以致他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变迟钝了，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人群中露面，而敢于只带一个副官，坐在没有纹章的普通轿式马车里进城溜达，他还撩起了车窗窗帘，仔细瞧着用金色石块筑成的华丽的大教堂，这是以总统的命令被宣布为世界上最美的大教堂的；他瞧着古老的砖瓦建筑，这些建筑的正门里凝滞着遥远的昏沉沉的时间，他望着黄色花冠朝向大海的向日葵，望着总督街区铺条石的马路，那里弥漫着蜡烛头的气味，那里的阳台上有一些皮肤像死人般苍白的姑娘挤在种着丁香花和旋花的绿枝条的花盆之间，她们一脸石头般的贞洁，在用织针不知疲倦地编结着花边；他又望着双船修道院的窗户的黑窟窿，下午正三点钟从那里传来了老式钢琴从古以来始终没有改变的练习曲，在彗星